

人

人民是天
人民是地
人民是地
人民是天

张国群 著

民

关

人民是江山和社稷

天

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县长
励精图治的故事
一部承载伟大时代
厚重作品
时代和社会变革的

昆仑出版社

人民是地 人民是天

张国群 著

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县长
励精图治的故事
一部承载伟大时代和社会变革的
厚重作品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民关天/张国群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ISBN 7-80040-797-7

I. 人…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4354 号

书 名: 人民关天

作 者: 张国群

责任编辑: 刘立云

装帧设计: 符晓笛工作室 林争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A5

字 数: 65.4 千字

印 张: 22.75

印 数: 6000-11000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7-80040-797-7/I·584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2
第四章	28
第五章	36
第六章	47
第七章	60
第八章	69
第九章	81
第十章	94



100	第十一章
108	第十二章
119	第十三章
126	第十四章
141	第十五章
157	第十六章
167	第十七章
179	第十八章
191	第十九章
200	第二十章
213	第二十一章
224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236
第二十四章	246
第二十五章	262
第二十六章	271
第二十七章	284
第二十八章	296
第二十九章	303
第三十章	316
第三十一章	325
第三十二章	336
第三十三章	344
第三十四章	350
第三十五章	362
第三十六章	372
第三十七章	380
第三十八章	393
第三十九章	407
第四十章	426
第四十一章	435
第四十二章	448
第四十三章	460
第四十四章	469
第四十五章	481
第四十六章	491



507	第四十七章
521	第四十八章
531	第四十九章
544	第五十章
557	第五十一章
566	第五十二章
575	第五十三章
585	第五十四章
595	第五十五章
608	第五十六章
621	第五十七章
639	第五十八章
654	第五十九章
668	第六十章
680	第六十一章
696	第六十二章
706	第六十三章

〔第一章〕

美国旧金山美华友好协会副会长楚之农，在美国和中国中原某省省委书记肖笑石的相识，不仅使自己的人生道路将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也将使自己的故乡红石县许多人的命运发生大转变。贯穿红石县全境的金沙河和银沙河，从此将惊涛拍岸，大潮迭起。

1995年元月初，在旧金山楚之农的豪华别墅，楚之农和肖笑石作了一次彻夜长谈。肖笑石就在这个晚上决定运作调楚之农回红石县当县长。

肖笑石当然比谁都清楚，仅安排楚之农当县长，楚之农是难有大作为的。他本想安排楚之农任县委书记，但了解了一下，红石县现任县委书记朱明森，人生经历和家庭处境都有其特殊性。朱明森多年任汉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90年汉北地区撤区建市后，朱明森升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因长期任职于清水衙门，1991年秋，他的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他竟凑不够儿子的学费，只得四处举债。汉北市委书记蔡川生，很同情他，1993年秋提出建议，调他任红石县委书记。没想到他上任才一年多，便检查出身患膀胱癌，而且已到中晚期，不得不长期住省城医院治疗。如果此时免去朱明森的县委书记一职，对他无异于雪上加霜，至少那巨额医疗费他自己无力承担。所以只能尊重市委的意见，保留朱明森的职务。朱明森住院期间，本应把主持县

委工作的重任交给兼任县委副书记的县长郭汉平，他却交给了县委分管党群工作的副书记赵水涛……

此时是1995年清明节前的一天下午，楚之农坐在省城开往红石县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他的档案刚调到省委组织部，从省委组织部运作到汉北市委，再运作到红石县，约需二十多天，所以他下月初将作为唯一县长候选人参加县人代会选举，当选后才能上任。他之所以提前回来，一者他多少年没给母亲上坟了，无论如何得在清明节前赶回来给母亲上坟；二者他想提前回来摸摸情况，以便确定上任后头几脚该怎么踢。

他在县汽车站下了车。汽车站位于县城东大街。他走出汽车站，发现东大街变化不小：原来窄窄的街道变成了宽宽的街道，原来的青砖路面变成了水泥路面，过去街两边又黑又旧的老房子全拆了，变成了又白又亮的新楼房和铺面。他往城中的百货大楼方向，一路走一路找。他的“妹妹”熊英香所在的麻纺厂已倒闭了，他去年四月给熊英香寄了二十万元，给同湾的儿时好伙伴杨铁橙和熊少贺各寄了十五万元，给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马铃薯也寄了三十万元，由熊英香转交。熊英香回信说，她花十八万元在百货大楼对面的东大街买了一间铺面，卖点日用百货，生意还可以。杨铁橙和熊少贺也回信说，现在城里时兴吃农家饭，熊少贺做农家饭最拿手，两人合伙在县城西大街麻纺厂宿舍旁，租了三间铺面，开了个“茗货饭店”，生意也红火。他想首先看看熊英香的铺面，再去“茗货饭店”吃晚饭。

可是找来找去，百货大楼对面一带凡开门的铺面，里面都没有熊英香。这时他才发现，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铺面都关门停业，门上贴着“低价转让”的告示。他极力回忆，记起熊英香在信中所说的铺面名称好像叫“香香商店”，于是在关门停业的铺面中寻找。果然，他找到了“香香商店”，但那门上不但贴有“低价转让”告示，而且还贴有县工商局和烟草专卖局的封条。

这时他看见相隔三个铺面、正对百货大楼大门的一家“秀秀商店”，进进出出的客人很多。他走进“秀秀商店”，发现“秀秀商店”的女店主，有点面熟，他问：

“你知道开‘香香商店’的熊英香吗？”

“当然晓得！她不是十湾村庙湾人吗？她男人跳烟囪自杀了，自己也从麻纺厂下了岗。”

“她的‘香香商店’为何被贴了封条？”

“卖外地烟被抓住了，要罚她一万多块，她不愿交罚款，东躲西藏，就封了她的门呗。”

楚之农这时发现女店主身后有一个挂着帘子的矮柜台，帘子掀起了一半，柜台里的红塔山、大中华、555等外地和外国名烟，应有尽有，于是好奇地问：“你这不也卖外地烟吗？”

“哼！”女店主用不屑而傲气十足的眼神看看楚之农，“看你有点面熟，听口音也像本地人，却像个么事都不晓得的外地佬！她熊英香是谁呀？我们是谁呀？能比吗？”

这时来了客人。楚之农还想问问熊英香去了哪里，但见女店主把脸扭向了客人，一副懒得再答理他的样子，便走出了“秀秀商店”，往中大街走去。

中大街老样子。可是进入西大街，变化就大了：南面半边街也像东大街一样，老房子都不见了，代之的全是新铺面，可是新铺面十有八九关着门，门上贴的告示普遍是：“低价出售”或“招租”。开门营业的三五家铺面，由于街上行人稀少，几乎无人光顾，生意十分清淡。西大街路面坑坑洼洼，北面的老房子基本拆光了，可是看样子停工已久，地上堆满了瓦砾，连一间新铺面也没建起来。

麻纺厂宿舍位于西大街尽头。楚之农很快在街的南边找到了“苕货饭广”（“店”下的“占”字被人抠掉了），可是“苕货饭广”也关着门，门上贴着“低价转让”告示。他正惊疑不已，旁边巷子口站着的一个八九岁的可爱小男孩，走过来悄声问他：“叔叔，吃饭吗？”

他问：“饭店在哪儿？”

小男孩指了指巷子里边。他想进去找大人问问苕货饭店为何关门，同时知道里面就是麻纺厂宿舍，想进去看看熊英香在不在，于是跟着小男孩走进巷子，走进麻纺厂宿舍院。他看看熊英香原来住的那幢集体宿舍楼，竟冷冷清清的。他当初曾来找过熊英香几回，每次都

是人进人出，热闹喧哗。他问小男孩：“这楼里住的人呢？”小男孩说：“工厂停产后，这楼里住的好多人都回老家了，还有一些到外地打工去了。现在里面没住几个人。”

他随小男孩进了对面一幢楼的中间一个门洞，上到三楼，进门后，发现这是一套两室一厅住室，其实就是小男孩的家。厅里摆着一大一小两个桌子，一室门锁着，另一室门半掩着，里面有一桌人正在吃饭喝酒。小男孩喊了一声：“妈妈，有客人！”一个戴眼镜的三十多岁的妇女，从厨房走了出来。这妇女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她客气地对楚之农说：“就您一位？那请您坐小桌好不好？”

小男孩又飞快地跑出去了。楚之农疑惑地坐在小桌前坐下，正想问这是怎么回事，小男孩又跑了进来，乐得声音都发颤了：“妈妈，又有客人上来了！”

六个客人随声而入。小男孩的妈妈忙让他为楚之农上茶，她自己去把六个客人让到大桌前坐下，为客人上好茶，然后问客人想吃点什么。

六个客人都不接她的话。其中一个高个客人反问她：“你这里开业多长时间了？生意像么样？”

她老实地说：“过年后才开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饭馆，价便宜，菜干净，都是家常菜，味道也蛮不错的。生意承你们抬举，还过得去。”

不想高个客人突然沉下脸：“你晓得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她好像未发现对方表情和语气的变化，依然客气地说：“干什么的到我这儿都一样：吃饭。你们……”

高个客人抬手一拍桌子：“你好大胆！竟敢无照经营，偷税漏税！这回可要重罚你！我们都是工商税务联合执法人员！”说完把证件掏出来，啪地拍在桌子上。

她这才慌了神，吓得面无血色，结结巴巴说不出话。

这时小男孩的爸爸从厨房出来了。他也戴一副眼镜，虽然头戴白帽，身穿白色工作服，但一看那气质，明显是一个书呆子。他问：“有什么事？”说话间看见桌上的证件，拿起看了看，触电般马上放

下，又退到一边，口里嗫嚅：“我们只是在家里……图个生存……这没有什么不对吧？你们要……怎么样？”

“没有什么不对？你敢说没有什么不对？”高个执法人员拿起桌上的工作证，一点一点地指着他的鼻尖：“你跟我听好了！从过年到现在，只算你开业两个月。按规定，一月罚五千，两月罚一万。快拿钱出来！要不，我们打电话让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来人！”

“一万？”夫妇俩同时惊叫失声，眼都瞪得比铜铃还大。妻子立刻泪水汪汪：“我家里现在连两千块钱都拿不出来呀！”丈夫则双手抱头，蹲在了地上。

“拿不拿钱？再不拿我可就要跟公安局拨电话了！”另一个执法人员掏出了手机。

夫妻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是好。

那个执法人员终于拨通了手机。

室内那桌吃饭的客人，一见这阵势，纷纷离席。小男孩拦住打头的一个男人，仰脸乞求：“叔叔，你们还没付钱哩！”那男人想了想，掏出一百元给了小男孩，便领着一行人出去了。

还真快，不到十分钟，四个公安民警就来了。那高个执法人员拉住打头一民警的手到门外嘀咕了一阵，再进来时，那民警手里已多了一副手铐。他逼问夫妻俩：“到底拿不拿钱？要不我就铐人走了！”

这时对门单元的门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走了出来。这人从脑门到头顶都是光溜溜的，只剩边缘有点灰白头发。他一进门就拼命帮忙求情：“这两口子男的叫孙大强，女的叫尚红雨，都是省纺织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一块分到我们麻纺厂多年，都是厂里的工程师。你们亲眼所见，他们都是老实人。厂垮了，别人下岗就是去拉‘麻木’，也能混碗饭吃，但他们都是文化人，什么都不会，只有饿肚子，还有这儿子要上学，怎么办？正好过年后前面的茗货饭店关了门，是大家同情他们，说孙大强平常做饭的手艺还可以，就劝他们在自己家里办个饭馆。这不，办了还不满两个月，本钱还没回来呢，你们就找上了门。求你们高抬贵手，放他们一家过去……”

“少啰嗦！”高个执法人员打断了歇顶男人的话，转问孙大强：

“就算同情你家造孽，一万减到八千，再分文不能少了！还不拿钱可就要铐人走了！”

孙大强急出了泪水，他手掌颤抖着摘下眼镜，取下头上的白帽子揩揩眼泪，说：“不是不想拿，是家里真的拿不出这多钱！”

“少跟他废话！”四个公安民警冲上来，几下铐了孙大强，当即往外推。孙大强的眼镜掉在地上被踩碎了。尚红雨和儿子大哭起来，扑上去一人抱住孙大强一条腿，死死不放。无奈对方人多，母子俩的手很快被掰开了。孙大强被推搡着下了楼。母子俩跟在后面，一路嚎啕。

没办任何手续就铐人，刚从美国回来的楚之农，一时真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猛击桌子一掌，真想冲上去亮明身份，予以制止。但他又拿什么亮明身份？凭嘴说？恐怕不但不会起任何作用，反而会坏大事：省委组织部的人曾反复嘱咐过他，为了五月初的县长选举不节外生枝，在此之前请千万保密，以免别有用心的人事先干阻碍选举的勾当。

那位歇顶男人跟着求了一阵，见无效果，便返回来帮忙看门。见楚之农还在，忙代主人道歉：“对不起！出了这样的事，害得你饭没吃好，饭钱就不收了！”

楚之农掏出一沓钱，大概有两千多块，郑重递到歇顶男人手里：“请你转交孙大强夫妇，并转告他们，我以后还会来看望他们的。”说完往出走。歇顶男人追着问他是谁，他侧身向后摇了摇手，嘭嘭嘭下楼。

走出巷子口，抓人的和被抓的已不见踪影，只远远看见尚红雨母子俩牵着手，正向中大街方向边哭边追。巷子口看热闹的人尚未散去，都在纷纷议论。楚之农向人打听熊英香，竟有人知道，说熊英香回娘家种田去了。他看看表，六点半已过了，想想去炮楼怕已没车了，趁着天色尚明，决定连夜步行回庙湾。

走到西门，见几个拉人力车的人等在那里（这种人力车当地叫“麻木”），其中一人竟是国营县砖瓦厂当年的机砖车间主任蒯长生！楚之农不免惊奇，走过去问他：“你认识我吗？”

蒯长生打量楚之农半天，摇摇头。

“熊英香还记得吗？”

“哦！”蒯长生一拍小脑门，“你是熊英香那个当县委书记秘书的哥哥？难怪面熟！”

“怎么干起这个来了？”

“厂子包给了私人，不干这个干哪个？”

“包给了私人，也要工人干活呀？”

“私人老板精啊！不愿要我们这些国营工人和干部。请民工做砖烧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付的工钱却少得多。你这是要去哪里？”

“回炮楼。能送一下吗？”

“那可不敢！这两年不像前些年，世道越来越不太平。成天听说这儿抢了人，那儿杀了人，很少听说案子破了的。你这一身穿戴，又提这么高级的密码箱，一看就像有钱人，我劝你千万莫走夜路回家，干脆在县城住一夜。要不，丢了钱财事小，丢了性命可就不值！”

楚之农不觉犹豫起来。想了想，坐上蒯长生的“麻木”，说：“那就送我去县委招待所住吧。”

蒯长生拉起“麻木”往城里走。边走边扭回头说：“县委招待所现在叫红石宾馆，在县城只能排老二了。排老大的是一位台湾老板盖的耀辉宾馆。你是住老大，还是住老二？住老大，车费都不要你付。”

“嗨，还真新鲜！那就住老大吧。”听说县城有了台资企业，楚之农顿时来了兴趣，决定去看看。

耀辉宾馆坐落在东大街东端，离东门不远。虽说位置有点偏，门口却停满了车，看样子生意还红火。下车后，楚之农掏出十元钱，递给了蒯长生。蒯长生顿时眼睛发亮，又是点头又是哈腰，感激得就差趴下来给他磕头了。一个保安跑过来，很有礼貌地拦住楚之农：“先生，请留步！你的车费应该由我们付，我马上让他把车费退给您！”楚之农摇摇手：“是我自愿给的，不要让他退。你们应该付他多少，请照付。”说罢进了宾馆。

大堂果然宽敞气派，富丽堂皇，似乎要超过二星级水平。一个县城有了这样超双星水平的宾馆，也难怪要被称为“老大”。楚之农到

总台登完记，被安排在 422 房间。

简单洗了一把脸，楚之农下到二楼餐厅用餐。此时已七点多，他确实有点饿了。餐厅用餐的人并不多，但包厢却全坐满了。他选了临街一个小桌坐下，点了一个家乡腊肠炒蒜薹，一个清炒菠菜，一小份鲫鱼萝卜汤。等上菜的间隙，他打量各包厢吃饭的人，发现穿各类制服的人占了大半。其中穿公安制服的就坐了两个包厢。忽然，他看见赵水天醉醺醺从一个包厢里走出来。赵水天穿着公安制服，一个公安搀着他的手，另一个公安扶着他的腰，像奴才服侍皇上，往厕所走去。

楚之农招招手，餐饮部经理来到他桌前。他问：“刚才那个被搀着上厕所的人派头那么大，官不小吧？”

餐饮部经理说：“你不知道？他可是我们县的公安局长啊！还是县委赵书记的亲弟弟，后台硬得很呢。”

这时赵水天又被搀着进了包厢。其中一个干瘦的公安没进包厢，赶回到餐饮部经理面前：“怎么每回都要提醒？赵局长大驾光临，你们姜老板当真躲着不来敬酒？”

餐饮部经理连忙弯弯腰说：“实在对不起，包所长！姜老板今天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我代他敬酒好不好？”

这位“包所长”上下打量餐饮部经理：“你？你丫环拿钥匙，当家作得了主吗？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们姜老板驳了赵局长的面子，今后可要小心了！”说完转身而去。

餐饮部经理浑身一抖，急忙奔去收银台打电话。不一会，一个西装革履的六旬老板来到餐厅，餐饮部经理毕恭毕敬地迎上去给他说了什么。老板双眉紧锁，一脸愠怒，但还是让餐饮部经理到吧台领了一条“中华”烟。两人往赵水天所在的包厢走了几步，老板犹豫了一瞬，让餐饮部经理又去吧台领出一条“红塔山”。

楚之农不愿让赵水天看见自己，很快吃完饭。出门时，递一张在美国的名片给收银台服务员，说：“请交给你们老板，他如有兴趣，请他九点左右到 422 房间一叙。”

刚好九点，422 的门铃响了。楚之农打开门，台湾老板姜耀辉谦

逊有礼地走进来，楚之农忙让座。姜耀辉掏出名片又看看，问：“听楚会长口音，好像也是这一带人？”

楚之农咧嘴笑了，说：“我就是本县人呀。”

“有多少年没回家乡了？”

“八七年离开后，就没回来过。”

“这次回家乡有何打算？”

“想考察考察投资环境，如果好的话，想选一个项目投点资。”

“想选什么项目？”

“开始想办酒店，可是没想到您先走了一步。一座小县城当然容不下两个大酒店，所以再选什么项目，目前还没想好。”

姜耀辉意味深长地点头，又仰头看天花板，最后做出终于下定决心的样子：“楚会长如果真想办酒店，我倒想成人之美，把这个酒店转让给您。”

虽早有预感，但楚之农的心里依然一惊，问：“酒店生意不是很好吗？姜先生为什么想转让？”姜耀辉叹一口气：“我承认，酒店生意确实很好。全红石县的外资企业就我这一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县里方方面面，尤其县委县政府，对我还是很支持照顾的。只是，我的两个儿子不争气。本意是酒店建好了，让他们来打理，没成想他们好歹不愿离开台湾。我这个年过六旬的老头子，只好在这儿撑着，早有力不从心之感啊。”

楚之农知道姜耀辉在说假话，但不得不把戏继续演下去：“这座酒店总投资多少？”

“三千多万元人民币吧。”

“多少钱才转让？”

姜耀辉又把脸仰向天花板，做出思虑再三、最后才痛下决定的样子：“真神面前不烧假香！楚会长如果真心想要，而且能一次付清，我两千万人民币就转让！”

楚之农假装思考一会，摇摇头：“还是高了吧？两千万我绝对接受不了！”

“那请您说个价。您总不至于让我亏损一多半吧？”

“您跟我说实话，我如果马上拿出一千五百万元转账支票，您会不会转让？”

姜耀辉做出痛苦思索状，最后的答复：“可以考虑。”

楚之农激动地站起来，在房间来回踱步，最后站在姜耀辉面前，说：“您我都是生意场上的人，谁心里都明白，价高价低，主要不在您的酒店本身，而在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好，您的酒店真赚钱，也许五千万六千万都不会转让。只有天天亏损，您才会亏血本也愿脱手。所以我想您刚才没说实话。您想低价转让酒店，决不是您的儿子不愿来打理，而是红石县投资环境不好，害得你的生意表面热闹，实际上亏损。俗话说，好汉打不过地头蛇。我是红石县本地人，您感到烫手的地方，我也许轻而易举就一瓢水泼冷了。譬如今晚的那两条烟，我看出您是明显不想送，可又不得不送。而如果是我经营这酒店，说不定能做到送他们也不敢要。所以请您把实话说出来，这样我们反而谈得拢。”

姜耀辉也明显激动起来。他仿佛遇到了真正的知音，理了理头绪，开始吐露真情：

“真人面前我一定不再说假话。像您这样来找我打听红石县投资环境的，还真不少。有时一个月来好几个。可来的人都比我精明。我说的真话假话，他们都能识破，所以一个也没留下来投资，我的酒店也一直转让不出去。说来，还是我当初考虑不周，迷惑于做‘第一个’。当时，县里朱书记，赵书记，郭县长，都说‘耀辉宾馆’是全县外资企业的一根独苗，要好好扶持，我多高兴呀！可没想到坏就坏在这根独苗上。红石县大小衙门的蝗虫真是多呀！酒店一开张，想不到都来啃我这根独苗，让我怎么受得了？以今晚为例，坐包厢的一大半是蝗虫，好一点的签个单，认个账；不好不坏的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吃完嘴巴一抹，走人；差一点的不光白吃，你还得倒送烟酒。你也许会说我软弱，不该怕他们，可你是不当和尚，不知头冷。他们一个个都不是好惹的。你看工商、税务、公安、卫生、防疫、环保、交警、政法、物价、烟草、文化、银行、劳动、旅游……哪个部门都和酒店沾边，谁能得罪？退一步说，这些部门来管酒店，卡酒

店，我还服气。有些我认为根本不搭界的，无意中得罪了，也来尿你一壶。譬如一次不知怎么得罪了土地局，酒店停车场的门外马上冒出一堵墙，弄得车不能进。是呀，墙砌在人家管辖的地上，你不去烧香进贡，墙能拆？还有一次无意中得罪了交通局，他们竟联合技术监督局半夜来查住宿客人的车，说是看车上有没有假货，养路费缴了没有。这样子折腾，过往司机谁还敢来住店？有一次请客漏了林业局和畜牧局，没几天他们都找上门来，说要查酒店有无野生动物，是不是按规定杀鸡杀鸭杀鹅。当年为了留住我，县政府说制定了和沿海特区一样的优惠政策，明令在税收方面可享受一系列减免优惠，可是现在不仅不谈减免，还这费那税的，变着法儿多收。反正我的钱已丢在了这儿，不怕我跑了。不过，他们也不是存心反悔，实属被逼无奈。你在街上肯定看到了，关门的店铺那么多，许多生意人被逼得在家闲着，或去了外地，或挖墙打洞往行政部门挤，县里可收的税源费源逐年减少，但上报的税费指标必须一年年增多，大小衙门要养的人也一年年增多。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只好加倍对我们还没关门的经营者的下手。这不是恶性循环吗？实际上我去年就想关门停业，县里拼命动员我不要关。你肯定看出来了，再这样下去，我关门停业只是早晚的事。”

楚之农不觉后背开始冒冷汗。他没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他突然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感到肩上的担子好沉重，感到身上的责任好重大。他紧紧握着姜耀辉的手说：“既在佛会下，都是有缘人。您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今晚就谈到这里。我以人格担保，一个月后会再来找您，无论买与不买，都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请您一定要等我一个月。还要请您相信，既吹一日南风，必还一日北风，红石县的天不会黑，形势必有好转的一天！”

【第二章】

清明节一大早，楚之农在县城西门登上了一辆开往炮楼的中巴。不到十分钟，十五个座位全坐满了，中巴缓缓启动。乘车者多数手里拿着香、烧纸和爆竹，都是赶回家上坟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光头男人认出了楚之农，热情地打招呼：“这不是我们炮楼管理区原来的楚书记吗？也回家上坟？听说你在南方发了大财，给亲朋好友每家寄回几十万。你真是个大方人！”

一个二十多岁的瘦小伙子接了光头男人的话：“碰上大方人我们就走点狗屎运，每人两块钱的车费，该楚书记出了吧？”

大家都欢呼着附和。楚之农笑着说：“没问题。”掏出三十元，递给前排一个戴眼镜的青年，由这青年传递给了司机。

楚之农问：“你们应该昨天晚上就回家呀？为什么今天才起大早往回赶？”

瘦小伙子说：“我们这些打工的人哪有自由？昨晚上要加班。要不，谁不愿意头一天赶回去，趴在婆娘身上睡一晚上，今天早上再从从容去上坟？”

光头男人接话：“你今天回去可别跟去年一样，趴在婆娘身上上完了坟，再去给祖宗上坟，惹你老爸生气！”

瘦小伙子红了脸，摸一下光头男人的光头，说：“你个老邪货，